

多情浪子 痴情侠

郑丰◎著

DAWUXIA XILIE
DUOQING LANGZI CHIQING XIA

一世情仇·尽付东流·有情无情·皆归尘土下

大武侠系列

之少年赵观

武侠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


大武系列

郑丰◎著

多情浪子 痴情侠

DAWUXIA XILIE
DUOQING LANGZI
CHIQING XIA
之少年赵观

 中国电子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情浪子痴情侠之少年赵观/郑丰著. —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7. 4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388 - 7

I. 多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4762 号

本书由中华书局(香港)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。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 - 2007 - 2014 号

多情浪子痴情侠之少年赵观

著 者: 郑 丰

策 划: 杨光辉

责任编辑: 樊国宾

责任印制: 王卫东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才智印刷厂

开 本: 150 × 220 1/16

印 张: 18. 125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388 - 7

定 价: 22. 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

目 录

● 一 青楼小厮/1

- 第一章 花园怪客/1
- 第二章 无字天书/5
- 第三章 千金劫难/9
- 第四章 烟水小弄/13
- 第五章 情风馆主/17
- 第六章 青楼小厮/21
- 第七章 冤家路窄/25
- 第八章 赵观哥哥/29
- 第九章 顽童戏贼/33
- 第十章 青帮粮船/37
- 第十一章 水底功夫/41
- 第十二章 小姐回家/45
- 第十三章 青竹姑娘/50

- 第十四章 替天行道/54
第十五章 入百花门/58
第十六章 百花渊源/62
第十七章 红土窑外/66
第十八章 娇女真儿/70
第十九章 乞儿小三/74
第二十章 七娘失手/78
第二十一章 情风遭难/82
第二十二章 浪子成达/86
第二十三章 江上遇袭/90
第二十四章 披风刀法/95
第二十五章 龙帮帮主/99
第二十六章 龙宫作客/103
第二十七章 虎山传人/107
第二十八章 离家出走/111
第二十九章 泰山观剑/115
第三十章 巧遇燕龙/119
第三十一章 虎啸山庄/123
第三十二章 借居虎山/127
第三十三章 湖上聆乐/131
第三十四章 山中之鬼/135
第三十五章 豹女山儿/138
第三十六章 幽微谷中/142
第三十七章 钩心斗角/146
第三十八章 决斗前夕/149
第三十九章 碧波池畔/153
第四十章 百花门主/157
第四十一章 谷中之谷/161
第四十二章 金匮奇书/165

多情浪子
痴情侠

新武侠大赛获奖作品



- 第四十三章 仙容神卉/169
- 第四十四章 百花复开/173

● 二 青帮新秀/178

- 第四十五章 杭州少爷/178
- 第四十六章 南国初春/181
- 第四十七章 歌妓奇问/184
- 第四十八章 李大小姐/188
- 第四十九章 青楼旧识/191
- 第五十章 重返风尘/194
- 第五十一章 秀山茶会/198
- 第五十二章 来者不善/201
- 第五十三章 初显身手/204
- 第五十四章 辛武内乱/208
- 第五十五章 谈判台上/212
- 第五十六章 喋血之争/216
- 第五十七章 智勇克敌/220
- 第五十八章 辛武坛主/224
- 第五十九章 青帮帮主/228
- 第六十章 北上天津/232
- 第六十一章 伏年大伟/236
- 第六十二章 兄妹争执/240
- 第六十三章 手刃刺客/244
- 第六十四章 奇计制敌/248
- 第六十五章 武丈原上/251
- 第六十六章 尔虞我诈/255
- 第六十七章 画眉受伤/259
- 第六十八章 吐露情衷/262
- 第六十九章 泰山求医/265

第七十章 江氏兄弟/269

第七十一章 凌大诉情/273

第七十二章 当局者迷/277

第七十三章 青帮新秀/280

多情浪子
痴情侠

新武侠大赛获奖作品



一 青楼小厮

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！

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苏轼·《蝶恋花》

第一章 花园怪客

初春时分，北地寒意已去，天候晴暖，京城里处处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。其时正当大明嘉靖十五年，年刚而立的世宗皇帝春秋鼎盛，用心朝政，海内升平，百姓安乐。

这日午后，京师城南一户墙高屋广人家的院子里，悠然传出一阵小女儿清脆的娇声笑语。那是两个女孩儿在后院角落的花棚下荡着秋千，笑声如一串银铃般回荡在花团锦簇的小院落里。那年长的女孩儿约莫十一二岁，一张鹅蛋脸，穿着绣花小背心和淡黄百褶裙；年幼的只有七八岁，面容粉雕玉琢，极为秀美，头上梳着两个髻子，身穿桃红织锦小袄，下衬一条水蓝缎面扎脚裤儿和一对串珠牡丹绣花鞋。两个女孩儿衣饰华贵，显然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。那年幼的女孩儿名叫含儿，是主人大学士周明道的独生女儿；年长的女孩儿名叫李铃铃，乃是含儿的表姐。

却说两个女孩儿在后院里荡了一会秋千，也觉得腻了，李铃铃提议道：“含儿，咱们来玩捉迷藏，好不好？”含儿拍手说好，便伸手蒙

住了自己眼睛，笑道：“表姐你先躲，我来找你。快去快去，我数到十，就来捉你啦。”李铃铃笑道：“欸！慢着数！慢着数！”匆匆跳下秋千，踩着小脚儿，径往前院去了。

含儿蒙着眼睛，犹自坐在秋千上摇晃，口里大声数到十，数完后将手放下，笑道：“我来找你啦！”睁开眼睛，面前却赫然多出了一个黑衣男子，离自己不过五六尺远近。

含儿惊得呆在当地，张大了口，竟自发不出声音。但见那黑衣男子原是个高瘦汉子，一手拿着一柄亮晃晃的剑，一手抚胸，咳嗽了两声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往地下吐了一口鲜血，倏忽身子一晃，跌倒在地。哗啦声响，压烂了花棚下的两盆兰花，抚胸咳嗽不止。含儿这才注意到，此人身上受了好几处伤，黑衣早被鲜血染透，肩头和腿上的伤口犹自流出血来。她一个年幼千金小姐，哪里见过这般景况？坐在秋千上如同木雕泥塑一般，吓得僵了，更做不得声。

便在此时，墙头上多出了三个人影，一人喝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三人同时跃下，围在那黑衣人身边，手中刀剑直指着黑衣人。这三人都穿黄色锦衣，含儿认出是皇宫侍卫的服色。但听其中一人道：“你道躲进周大学士府里，我们便不敢追进来了么？”另一个胖子道：“快将东西交出来！咱们兄弟一场，或许能饶你一死。”

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谁跟你称兄道弟了？你这般下三滥的货色，我郑寒卿可从没将你瞧在眼里！”胖子脸上肥肉一横，挥刀便往黑衣人腿上斩去。黑衣人躺在地上，似乎连爬也爬不动，只能任人宰割。不料那胖子这刀没斩下去，自己却大叫一声，连退几步，伸手按住了左颊，鲜血从指缝间流出来，口里骂道：“他妈的！好小子！”不知如何竟被那黑衣人挥剑割伤了脸面。另两人一齐喝骂，刀剑齐上，往黑衣人头上砍落。黑衣人并不挡架，只开口叫道：“东西不在我身上！”

那两人听了这话，刀剑一齐停在半空，不敢斩落。左首那人问道：“你藏到哪里了？”另一人道：“这人狡猾得很，活捉了回去，交给洪大总管审问便是。”

黑衣人摇了摇头，神色惨然，说道：“王兄，你要捉我回去交差，公事公办，我也不怪你。但你可知道，我取走的是什么事物？”那姓王的微一迟疑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晓得你偷去了宫中的要紧事物。”黑衣人道：“洪总管没告诉你么？”姓王的道：“没有。”

黑衣人缓缓说道：“他未曾告诉你，只因这事物乃是他自己从宫中偷得的赃物。这事他不敢声张，才只派你们几个亲信出来秘密追还那事物。一旦你们知道了我偷去的是什么事物，洪总管必会杀你们灭口。因此我忠告两位，还是别见到那事物的好。”姓王的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对洪总管一片忠心，才不信你这些鬼话！你监守自盗，身为宫中侍卫，却干下这等勾当，真是恬不知耻！”

黑衣人叹了口气，转向另一人，说道：“林兄，你是信我呢，还是相信洪总管？”姓林的摇头道：“郑寒卿，你现在说什么都已太迟了。你这一路逃出宫来，少说也杀了十来个宫中侍卫。就算你没偷什么事物，这笔血账也够得瞧了。”

黑衣人叹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就将这大功劳给了你们罢。林兄，王兄，那事物是藏在了……藏在那……咳咳……”姓林的和姓王的低下头来，想听清楚他的言语。黑衣人却陡然跃起，长剑在空中画出一道银光，那两人咽喉中剑，鲜血喷出，脸上神色惊恐莫名，仰天摔倒，在地上扭了几下，便不动了。胖子在旁见了，脸色煞白，惊呼一声，转身便逃。黑衣人右手挥出，长剑直飞而出，刺入了胖子的背心。胖子俯身扑倒，又往前爬出数尺，才不动了。

黑衣人坐在地上不断喘息，呼吸粗重。他勉力站起，将林、王两人的尸身踢到院角的草丛里，又缓缓走将过去，抽出插在胖子背心的长剑，把胖子也踢进了角落。接着他便转过身来，望向坐在秋千上的含儿。

含儿目睹这场险恶血腥的厮杀，早吓得傻了，如同中了魔魇般，钉在当地，动弹不得。但见那黑衣人很慢很慢地向自己走来，每走一步都得用十二分力气，好似随时会摔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他走得虽缓慢艰辛，却终究来到了含儿面前，蹲下身来，脸面正对着含

儿。含儿见他脸上全是血污，神色狰狞，两道目光如电一般向自己射来，不由得全身簌簌发抖。但黑衣人口里说出来的话，却着实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黑衣人道：“你是周家大小姐，含儿姑娘罢？”语气竟甚是温和。

含儿全没想到这陌生怪客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心中惊疑不定，不敢不答，便点了点头。

黑衣人抬头望天，神色凝重，似乎在思索什么要紧事情。过了一阵，他长长叹了口气，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小小的包裹，方方正正，里面看来像是包着一本书册。他将包裹递去给含儿，又抚胸咳嗽，咳了半晌才止。他脸色越发惨白，喘息道：“今夜子时正，有个大娘和一个小女孩儿，会来到你家后院的水井旁。你将这包裹交给了那大娘。”他口气严峻，这几句话便是命令，毫无恳求的意味。周含儿呆呆地听着，也不回答，也不伸手去接，却是惊吓过度，连害怕也不知道了。

黑衣人又道：“你跟那大娘说，要她即刻逃去虎山，求医侠夫妇庇护。这包裹……这包裹……和里面的信，一定要交到医侠手中。听清楚了么？”最后一句提高了声音，含儿吃了一惊，连忙点了点头。

黑衣人又道：“你刚才看到的事情，和我的托付，除了可以告诉那位大娘之外，一句也不能告诉你爹妈或任何其他的人。你听我的话，才能保你爹妈一家平安。你若泄露了半句，转眼便要家破人亡！记着，今夜子时，一定要将东西交给她们。你若不照我所说去做，我死后变了厉鬼，也要来找你！”说时声色俱厉。含儿脸色发白，泪水本就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此时“啊”的一声，终于哭了出来。

黑衣人放缓了脸色，将包裹放入她怀中，温言道：“好孩子，你一定要听话。这事非常紧要，非常紧要。你听我的话，今夜将东西交给她们。刚才这些事情，你一句都不能跟人说！任何人都不能说！知道了么？”

他凝视着含儿，看见她边哭边点头，才微微一笑，转身缓缓走去，一步一拐，来到墙边，忽又转过头来，说道：“请你……请你跟



那女孩儿说，这事物在她二十岁前，决不能翻看。再说……再说……说爹爹去了，要她记着，她永远都是爹爹最心爱的宝贝儿，永远永远……永远……”说完这几句话，声音哽住，身子一颤，跪倒在地，往前扑下，消失在花丛之后。

含儿兀自呆坐在秋千上，良久不动，好似以为自己终究会从这场噩梦中醒过来，却发现刚才不过是做了个梦，并非真实。又过半晌，一阵和风吹过，含儿感到背上凉飕飕的，却是出了一身冷汗。忽听身后一人叫道：“含儿！含儿！你怎的还不来找我？”

含儿吓了一跳，回头望去，却见表姐气冲冲地向着自己走来。原来李铃铃在前院躲了半天，未见含儿前来寻找，终于出来探看，见她兀自坐在秋千上发呆，不禁恼怒，正要上前责问，但见含儿脸色苍白如纸，也不禁一愕，问道：“含儿，你怎么啦？”

含儿回过神来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声音嘶哑，竟说不出话来。她吞了口口水，跳下秋千，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忽然拉起表姐的手，往刚才那黑衣人消失的花丛走去。但见花丛后的石板地上血迹殷然，那黑衣人却已不知去向。此时天色渐暗，李铃铃没注意到血迹，只觉此处阴森森的，心中发毛，说道：“含儿，咱们回屋里去罢。”含儿心中惊疑，低头望见自己怀中的包裹，想起院子角落还躺了三个死尸，不禁更加害怕，忙随表姐回入屋中。

第二章 无字天书

那天晚间，含儿魂不守舍地吃了晚饭，坐在闺房中发怔。她爹妈出门应酬去了，她便想，告诉爹妈下午见到的景况也未可得，何况那怪客曾叮嘱她绝不可对任何人述说，她思前想后，六神无主。她一个富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自幼娇生惯养，大小事情总有妈妈、奶妈、丫头们替她安排周全，半点不需自己操心，此时遇上这惊心动魄的大事，直将她搅得心头慌成一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到了戌时，小丫头一如往常，进房来替她解下发髻，服侍她上床

睡好。含儿躺在床上，却哪里睡得着？她翻来覆去，心中只是想着：“我今夜该不该去井边？我今夜该不该去井边？”

她将那怪客托付的事情从头至尾又想了一遍，想着想着，恐惧之意渐渐退去，终于忍不住好奇心，从绣花被褥下取出怪客交给她的那个包裹。月光下但见那包裹用块蓝印花粗布包着，上面还沾着几块深褐色的血迹。含儿小心将蓝布打开，见里面是一油纸包裹，上面放着一封信，信上写着“敬启医侠”四字，封口处用火漆封住。她将信放在一边，轻轻打开油纸，见里面是本薄薄的书册，封面深蓝色，却无一字。她翻开首页，见里面也无文字，她继续翻去，三十多张书页，张张都是空白的。含儿心中大奇，这本书若如此紧要，里面怎的连一个字也没有？她想点起灯来细看，却怕房外的丫头见了灯光会进来探问，又打消了念头。她抬头见窗外一轮弯月挂在枝头之上，心中感到一阵彷徨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刻了？我子时真要去后院的井旁么？”

她越想越怕，快手将书册包好，藏回被里，躺在床上听着滴漏的声响，一会儿想：“我便留在屋里不去，也没人会知道的。我还是别去罢！”一会儿又想：“不，我答应那人要将东西送去，怎能失信于他？他好似快要死啦，我若不替他做到这事，替他捎去那些话，他一定会很伤心的。”想起那人可能就将死去，耳中似乎听到他的声音：“你若不照我所说去做，我死后变了厉鬼，也要来找你！”想到此处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，但眼前不断出现那场血腥厮杀，和那怪客满是血污的脸孔。她心头又交战起来：“去，还是不去？去，还是不去？”

将近子时，含儿终于披衣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，往后院走去。周家大宅共有七进，最后一进的后门之内是个下人住的小院落，院落旁便是厨房，家中唯一的一口井便在小院落靠近厨房的东北角上。含儿轻轻地穿过回廊、内花园和几座天井，来到厨房之外。但听四下寂静无声，下人们早都睡了。她伸手推开厨房的板门，月光下但见灶上仍留着火种，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红光。她紧紧抓着怀中包裹，一步步穿过厨房，来到通往小院落的门旁。门没关严，她从门缝



往外张望，但见小院中一片寂静，月光正洒落在那口井上，发出幽暗的光芒。

舍儿心头忽然一跳：那信！那信！她竟将那信忘了！

她连忙低头查看包裹，果然，自己将那蓝印花布包上时，竟忘了将信放进去！

舍儿原本已是鼓足了勇气，才敢在半夜来到此处，此时发觉漏带了那信，不禁全慌了手脚，想回去拿，又怕来不及赶回，心中不断自责：“舍儿，舍儿，你怎的如此糊涂粗心？”又想：“是了，等我见到那大娘，便跟她说明，请她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我即刻回去将信拿来给她。”

便在此时，井边黑影一动，果真有个人来到了井边。舍儿心中一喜，便想走上前去招呼，还未踏出厨房，那人却已注意到了她，倏然欺上前来，推门冲入厨房，抓住了她的手腕，低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舍儿只觉手腕如被铁箍箍住，痛得大叫一声。那人却已伸手捂住她的嘴巴，闷住了她的叫声。那人又道：“嘿，我知道了！你便是郑寒卿的女儿罢？你娘呢？”他声音尖细，却不像女子，听来甚是古怪。舍儿此时已看清，那人面目丑陋，下巴无须，却不是女子。

正彷徨不知所措，忽听那丑脸人低呼一声，拉着她向后连退数步。舍儿回过头去，却见一个灰衣人不知从何冒出，抢上前来，寒光闪处，挥出一柄匕首直向那丑脸人攻去。丑脸人抽出一柄短刀，当当连响，架开数刀，喝道：“不要你女儿的命了么？”忽地闷哼一声，似乎受了伤，松开舍儿的手，滚倒在地。那灰衣人追上数步，匕首直落，插入丑脸人的胸膛。丑脸人哼也没哼，便已毙命。

灰衣人回过头来，望向舍儿，在月光下看清了舍儿的脸，惊道：“大小姐，是你！你怎会来这儿？”

舍儿这时也已看清那人的脸面，竟是在家中做了一年多的厨子瑞大娘。这瑞大娘烧得一手好京菜，是爹爹的好友杨提督介绍来的，舍儿最爱吃她做的纸包鸡和蛋皮饺子。她一个大厨出现在厨房自是不奇，奇的是她竟在这三更半夜出现，并且还出手杀了一个人。舍儿也

自呆了，说道：“瑞大娘，我……你……”

瑞大娘向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上前拉住了她的手，领着她快步出了厨房，来到后院的一处角落，四处张望，见都无人，才低下头，望着含儿道：“大小姐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”

含儿迟疑不决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忽听一个女孩儿的声音低声道：“娘！爹爹到了么？”却见假山后面转出一个女孩儿来，年纪与自己相若，背上背着一个包裹，短打装束，似乎准备远行，却是瑞大娘的女儿宝儿。宝儿一年多前跟着母亲一同住进周家，平时便在厨房帮忙，含儿见过她几次，知道她乖巧伶俐，在下人中人缘极好。含儿望向她们母女，心中一动：“是了，那怪客说一个大娘和一个小女孩儿，不就是她们了么！”当下试探地问道：“大娘，你刚才可是要去井边等人？”瑞大娘脸色微变，说道：“正是。你怎么知道？”含儿道：“因为有人要我去井边等一个大娘和一个女孩儿，将一事物交给她们。”

瑞大娘神色凝重，说道：“托付你的，可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子，姓郑的？”含儿点头道：“是的。我听他们叫他郑寒卿。”瑞大娘喜道：“是了。那是我相公。”又皱眉道：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

含儿当下述说了午后在秋千上见到的厮杀，说完便拿出怀中包裹，交给瑞大娘，说道：“他要我将这包裹交给你，还要我跟你，赶快逃去虎山，求一个什么人……是了，求医侠夫妇，请他们保护你们。还说东西一定要交到医侠手中，非常要紧。”

瑞大娘神色越来越沉重，问道：“他还交代了什么没有？”含儿想起他临走时回头说的几句话，便道：“他要我跟小女孩说，这包裹里的东西，她二十岁前不能看，还说……嗯，说爹爹去了，要她记着，她永远都是爹爹最心爱的宝贝儿。”这几句话由她童稚的口音说出，瑞大娘和宝儿听在耳中，对望一眼，都不禁凄然落泪。含儿望着她们母女，心中隐隐知道那个怪客，也就是宝儿的爹爹，是再不会回来的了，心下也甚是为她们难过。

瑞大娘吸了一口气，抹泪说道：“含儿小姐，多谢你替我相公送物传言，我母女感激不尽。宝儿，含儿小姐替你带来爹爹的传话，你

多情浪子
痴情侠

新武侠小说大赛获奖作品



快向含儿小姐磕头道谢。”宝儿便即跪下，向含儿磕下头去。

含儿想起自己还忘了那信，心中极为惭愧，连忙说道：“不，不！你快起来。其实我……我还忘了一封信在房间，他要我跟包裹一起交给你们的，那信想必很要紧。我真糊涂，竟然将信留在了房间里。我这就去拿！”

第三章 千金劫难

瑞大娘还未回答，忽听一人尖声尖气地道：“郑大娘子，你老公已死在洪大总管手上啦，你怎的还不去奔丧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快拿下她，那事物想必在这寡妇身上！”

瑞大娘一惊，连忙回身，却见面前站了两人，都是东厂宦官打扮，各自挥着拂尘，直攻上来。瑞大娘反应极快，立时举起匕首格架，但听当当声响，那两柄拂尘竟是钢铁所制。瑞大娘身手敏捷，匕首招招狠辣，向敌人的要害攻去。两个宦官尖声喝骂，举拂尘抵挡，三人相持不下。

宝儿见母亲与人动起手来，连忙拉了含儿闪到一旁。含儿心中挂念着那信，说道：“宝儿，你跟我一起回房去拿信，好么？”宝儿摇头道：“我得在这儿帮着妈妈。含儿小姐，你快回房间去，今夜莫再出来了。我们若能打退这些人，定会回来找你取信。快走，快走！”

含儿被宝儿一推，又听得兵刃相交之声连绵不绝，心中惊恐，急忙摸黑往正屋奔去。她一边跑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所幸无人追来。她仓皇奔入自己房内，脚步粗重，早将丫头吵醒了。丫头爬起身，见含儿气喘吁吁地倚在门口，奇道：“小姐，三更半夜的，你刚才去哪儿啦？”

含儿不去理她，赶紧跑进内房，从床上摸出那封信，塞进怀里，心想：“我定要将这信交给她们。”当下又奔出房间，沿着原路回到刚才与瑞大娘母女对答的后院角落。这一去一回，不过一盏茶工夫，但见黑夜沉沉，万籁俱寂，不但已无打斗之声，更无半点人声，瑞大娘

等早已不在当地。

含儿心中一阵惶惑，只想：“她们去了哪里？我该上哪儿找她们？”又想：“宝儿说会来找我取信，我还是快回房间去罢。”

正想举步回房，忽觉腰上一紧，已被一人拦腰抱起。含儿出声惊呼，却被人按住了嘴巴。她感到自己被人抱着快奔，时高时低，似乎已出了自家后门。她心中大惊，奋力挣扎，却如何挣扎得开？如此跑了好一段路，那人才停下来，却听旁边一人笑道：“逃了大的，抓了小的，这回功劳不小！”

抱着她的人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什么功劳不功劳？那姓郑的家伙死了，东西却没追回来，洪总管怒气冲天，咱哥儿回去不得个死罪，也算命大。”另一人道：“事情也没那么糟。天一亮，咱们便将这女娃娃交去给总管，将功赎罪。”

含儿听到此处，猜想到他们定是将自己错认为宝儿，才将自己抓走。她心中大急，想辩白自己不是宝儿，但嘴巴立时被人塞进了一块布，更说不出话来，跟着眼睛也被蒙起，又有人将自己双手双脚都给绑了起来，丢在一旁。含儿从未受过这般粗鲁对待，心中又惊又怒，还有更多的恐惧，不禁哭了出来。

她哭了两声，便觉腰上一痛，被人踢了一脚。一人骂道：“臭娃娃，哭个什么劲儿？再哭我踢死你！”含儿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只能强忍着不哭出声来。却听那二人坐在自己身旁不远处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。她听两人对答，显然都是宫中侍卫，一个姓尤，叫做尤骏，一个姓吴，叫做吴刚。两人谈的不外是郑寒卿为何要从宫中偷取事物，究竟偷了什么要紧事物，洪总管又为何传下密令，许下重金，抓到郑寒卿追回失物者重重有赏，失败必有重罚，及有多少侍卫在这一役中死伤在郑寒卿手中等等。两人显然对此事的前因后果全不知情，胡乱猜测臆度，谈了半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含儿只觉这一夜过得极为漫长，哭了一会儿，感到一阵疲累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含儿忽听一人叫道：“尤老哥，不好了，这小娃娃搞不好不是……不是姓郑的女儿！”正是那吴刚的声音。